

21 世纪年度小说选

2008
中篇小说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21

世纪中国文学史话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编选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8 中篇小说/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编辑室编选.

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9

(21 世纪年度小说选)

ISBN 978-7-02-007264-4

I . 2… II . 人… III 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 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77006 号

责任编辑:杨 柳 装帧设计:何 婷

责任校对:罗翠华 责任印制:张文芳

2008 中篇小说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471 千字 开本 880×1160 毫米 1/32 印张 19.125 插页 2

2009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 978-7-02-007264-4

定价 3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出 版 说 明

我社自 1977 年起,即每年编选和出版年度短篇小说选和中篇小说选,两种年选曾经深得读者的喜爱,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。1994 年后,这项工作一度中断。21 世纪肇始,根据文学界人士和读者的建议,我社决定恢复中、短篇小说年选的编选和出版工作,以便及时总结年度中、短篇小说创作的成绩,向读者集中推荐优秀的中、短篇小说,也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出我们的贡献。

恢复出版的中、短篇小说年选总冠名为“21 世纪年度小说选”,以示我们一百年不动摇,长期做下去的决心。“21 世纪年度小说选”分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,各编一册,于次年元月出版;编选范围为当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中、短篇小说,入选篇目的排列以作品发表时间先后为序。

“21 世纪年度小说选”的编选工作得到许多著名文学评论家和编辑家的支持和帮助,他们应我社之邀,对当年的中、短篇小说创作状况进行深入、广泛的研讨,提出许多极有价值的选目。我们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,充分参考专家们的意见,严格进行编选。在此,谨向诸位专家深表谢忱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目 录

纸醉	鲁 敏(1)
草原	迟子建(52)
骄傲的皮匠	王安忆(97)
自以为是的人	北 村(141)
鱼翔浅底	曹乃谦(191)
买车简史	阿 成(247)
豆汁记	叶广岑(292)
最慢的是活着	乔 叶(331)
驶向北斗东路	王祥夫(389)
失踪女	祁又一(443)
像老子一样生活	海 飞(523)
碉堡	丁建顺(553)

纸 醉

发现她不会说话，父亲走了很远的路，找到人家说的那个庙。寺庙住持，除了瘦得厉害，并无什么异处，只要了她的乳名儿与八字，闭着眼睛坐了两个时辰，方才吐出几个字：大名，叫开音吧。

大家都挺信这个，东坝镇上所有的人都跟着喊，只要来串门儿，就特别努力地叫她的名字。若手中牵着半高不高的娃娃，还教着娃娃一遍一遍地念她的名字：开音。开音。这种不出力气不花时间的善意，虽不至于功德圆满，倒有种积少成多的虔诚。

但开音还是没有开音。大家似乎都因此心存内疚，无缘无故就欠下开音什么了。你想想，生下来就没了娘，又说不了话，不是欠她是什么？

外人尚好，只觉得是欠，那做父亲的，心里疼得想挖个坑跳进去，觉得自己一定是前世杀了人、作了孽。但还是不肯低头，五岁，八岁，十岁，他时刻暗中留意女儿的喉部，天天都盼着眼前突然出现奇迹；每到鬼节冬至以及除夕，给亡妻化纸时，亦会没了命地祷告，求她保佑女儿，让她嗓子瞬间通了，像吐瓜子壳那

样吐出点小动静来。

没有，就是没有。

认了吧，就是个哑巴。

好在，耳朵是好的，出奇地好，说什么她都懂得；并且，眼睛也是好的，好到她无意中瞧上谁一眼，那人就会突然伤心起来，不知该怎么疼爱这个乖巧单薄的孩子。

“要我看，就是名字的问题。开音这名儿，太迫切了，逼着赶着的，哪里成？就像有人家，给孩子取名——健强，治邦，文武，这么功利，猴急相了，不对的。所以呢，你们要记住，人哪，不论是想什么东西，问天要、问地要、问别人要，万不可开门见山，要懂得隐藏、懂得弯曲，世上绝没有探囊取物那样的好事情。”

伊老师每天花一个半钟点写大字，他喜欢临《多宝塔碑》。一边写，一边跟两个儿子讲人生道德。来来往往、功名得失、生老病死，反正想到什么就讲什么，不管两个小子懂不懂。他是语文老师，天生会讲的。

“听明白了吗？”

“明白了。”两个儿子齐声答喏。这个时候，他们是最团结的，因为这样就可以早点脱了身，去找开音玩。自己两个儿子，大的叫伊大元，小的叫伊小元。这名字，多好。伊老师抿着嘴唇，翻过去一张旧报纸，继续往下写，一边把心里面小小的得意摁下去。人哪，不能得意，在心里都不能，心里的得意比面上的得意更糟糕、更容易坏事儿。下次得跟两个儿子说说这个。

十岁的开音，现在跟大元、小元是校友了，在学校天天见的。开音上学，这是伊老师反反复复做工作的结果：“她又不是聋子，去听听，总归能识几个字，就明事理了，总比做睁眼瞎强得多。”开音父亲听不得别人讲到聋呀、瞎呀这些字眼，任何一项不

相干的残疾，都好像指桑骂槐，会让他想到开音的哑。“好的。就去了，就去了。”他胡乱应承下来，却一拖再拖，总怕到了学校，开音受到欺负。

就这么的，一直拖到十岁，才入了一年级。父亲算是有点放心了：她岁数在那里、个子在那里，总不会吃亏吧。的确，没人推她、没人臊她。事实上，开音的亏，是吃在没人明白处、说不出来处——下了课，那些小孩子，本班的、隔壁班的、隔壁班的隔壁班的，总像花瓣似的，层层地围上来，好奇死了，问出无数的

问题。“开音，你是舌头短一截子吗？”“你笑的时候也哑吗？笑一个看看！”“打饱嗝呢？打喷嚏呢？”“开音，会哑语吧，‘大便’怎么样弄？‘小便’怎么样弄？”七嘴八舌地问了，然后一齐眼巴巴地盯着开音。当然，除了一双惊惶的眼，他们等不到答案。孩子们于是就碰她的手，摸她的头发，翻她的铅笔与书包，好像答案就躲在那些地方似的。

这情形给大元看到了。五年级的大元个子虽大，性子却是怯的，连忙去喊了小元，兄弟二人走在一起，那气势就大了。况且，他们的爸爸是伊老师呢。

“你们干什么？五讲四美三热爱知道吗？就这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吗？就这样团结同学、尊敬师长吗？”四年级的小元遗传了伊老师的好口才，特别会讲话，眼光还配合地慢慢扫视一圈。

低年级的孩子很快羞愧起来，发自内心。并且，他们从此知道了：开音，是伊大元伊小元保护着的，不好再胡乱亲近的。而他们所谓的亲近，其实就是捉弄她、弄哭她、让她出洋相。小孩子呀，都是那样，情感表达上，就是个南辕北辙。像花蕊一样，开音从散开去的花瓣中间露出来。她理理头发，用眼睛看看大元与小元，两只手的大拇指悄悄地弯弯：谢谢。

但小兄弟俩看不到她的手势，他们一齐被开音的眼睛给盯住了，跌进去了，脚底下忽然没了着落、没了深浅，十几岁的男孩子，惶然不知所措了。

大概是陪开音太久，开音父亲最喜欢家里有人来玩，那样家里才会有点动静，你问我答的，热乎。

“哦，大元呀，欢迎。哦，小元呀，欢迎。”每次，开音父亲都会郑重地分别打招呼，似乎要充分利用这说话的机会。“来，进来坐，开音在里面玩剪纸呢。”

大元小元一高一矮地走进去。开音坐在北窗下，她侧过头来，冲哥儿俩笑笑，又低下头剪纸了。她的头发，被北窗的一点天光照着，亮亮的。

大元小元，天天儿的，就是特为过来看开音剪纸的。

剪纸时的开音，跟平常又不一样了，特别经得住看，可以放心大胆地看。因为，只要手里有张纸、有只剪，就等于无形中替她盖了间房，还递给她一把钥匙，她闪个身子就进去了，一个人藏到剪纸里去了，外面诸事纷扰、目光交织，乃至人仰马翻，都跟她一点关系没有。

开音的剪纸，真要说起来，并没有人特意教过她。

东坝镇上有剪纸的传统，姑婶婆婆们几乎人人都会一小手，但也谈不上特别热心，无非是农闲时凑凑趣而已。开音呢，就混在她们当中，一声不响地倚着门框望呆，这家望到那家，这只手望到那只手，这把剪刀望到那把剪刀，偶尔凑近了拿起来细瞧，但谁若问上一句，她却即刻羞涩地跑开。

然而，好像就在那些零零碎碎的光阴里，她悟到什么诀窍了，笨而沉的剪刀一到她手里，就完全没了出息，全听她的主张，要什么便像什么，像什么便是什么。

为了练习，她贪心地搜集一切的纸片片，哪怕只是小小的糖纸与烟盒，也如获至宝地收了放好。但一个寻常的镇上人家，纸

张总归是少的。开音像是完全鬼迷心窍了，竟把主意打到学校里。好好地坐在课堂上，剪刀就在桌肚子里扭动起来，两个星期一过，算术书、写字本、美术簿，用手一提，满地掉得稀里哗啦。这还不算，没几天，隔壁同桌、前面同学的书与本子，也同样稀里哗啦的了。

事情不能说太过分，但也有点严重。伊老师只得上门找开音父亲了，他后面，两个小子不远不近地跟着。

怪了，开音父亲一点不羞愧，倒有点兴奋似的，一下子来三个人跟他说话，难得的呢。他饶有兴致地听伊老师说，有时还打个岔，问得更加详细，听到最后，竟咧开嘴巴笑起来——他想象着，好好的一本书拎起来，突然从里面掉出一片又一片的纸花儿，那情形，不是挺有趣嘛。

大元小元也跟在后面笑，到最后，连伊老师也憋不住笑起来了。想不到这个开音，不声不响的，为了这么个小玩意，一根筋拗下去，胆子倒是大的。

“唉呀，就当是个消遣吧。否则，让她玩什么呢，又跟谁玩呢？”开音父亲慢慢地不笑了，他拿眼睛盯着伊老师，想了一会儿，“实在不行，就不念了吧。念到三年级，对她，是足够了。”

看起来，这也是必然的结果了。不知为何，伊老师沉重地看了看自己的两个儿子，似乎是突然间又想到了什么人生道理，心潮澎湃、难以言传了。

这时候，开音倒若无其事地从里面走出来，她刚剪了花样子，因为没有纸，用的是玉米苞皮，黄而略透的苞皮，被剪成一只打盹的黄猫，双眼矇眬，暗中觑着头顶上的一只蝶儿，憨态可掬。

开音举着猫蝶图对几个人笑。看着开音的眼睛，伊老师突然明白了：怪不得呢，这姑娘不会说话，她根本就是不用说话的——不论是谁，有了她那样一双眼睛，说什么话都是多余的。

学校里，再也看不到开音了，大元小元都觉得很难挨，但放

学后,还得雷打不动地听伊老师讲道德文章。他们看着伊老师的毛笔在旧报纸上慢慢移动,黑黑的墨,一撇一捺,一提一顿。写一个字,讲一段话。唉呀,听得他们背上出一层层汗,手心一团团劲,终于听到话音落地,两个人就同声高叫起来:我们去看开音剪纸了!攥着毛笔的伊老师倒给吓了一跳,抬头一看,两个儿子已没了影子。

开音还是坐在北窗下,头发亮,眼睛汪。开音父亲不知从哪里替她弄来了一本没用的硬壳旧账本,那有着红绿暗纹的簿页,厚薄适宜,一页页都被开音剪成各种小玩意儿。大元一坐下来就一声不吭地拿着那账本看,一遍看完了,从头再来一遍。

小元呢,则凑到开音前面,跟她说话儿。小元的话呀,那个多,好像把开音说不出的话全都替她说了似的。开音听了,会把两只眼睛眯起来笑,手里却是一刻不停。剪刀出上入下的,一张账页簿,慢慢地成了一群散尾巴金鱼,吐出来泡泡儿交织成一个对称的八字图。

小元把这金鱼接过来,端详一番,小心地递给傻坐着的大元。大元接过来,也慢慢地端详一番,然后小心地夹到账页簿里。

这几样动作,每天都要上演一番。总在下午,四五点钟,天色黯淡,暮而未晚,空气浓厚,似有甘甜之气。

——倘若,在那蓝雾一般的暮色中,有个长期跟踪的镜头,像一只好奇而善意的眼,它会注意到的,在那接力棒般缺乏变化的动作里,一天天的,三个孩子就大了——大元有身架子了,小元有书生气了,开音有眉梢、有眼角了,而她剪的纸花,跟人一样,也越发的像模像样、动人心弦了。

三两年下来，等到开音右手上被剪刀磨出两块淡黄色的老茧时，她的剪纸名声，像小鸟一样，这家的枝头上停一停，那家的屋檐上叫一叫，自由自在扑棱着，传开了。东坝的人们，喜欢热闹，逢上四节时刻，或者生辰婚庆，必要鱼呀肉的，吃得肚子圆圆；同时，还要锣呀鼓的，弄得满耳朵聒噪；眼睛呢，也不肯亏待了，屋檐下、门楣上、梁柱上、窗格上、镜角边、灯罩上，能贴能张处都要弄得花花绿绿才算数。

但剪纸花儿，要的是闲工夫与慢性子，是灵巧劲儿和小情趣儿，这几样东西，别个人总会缺一少二，但开音，不仅不少，只怕还多出点什么呢。

春天到了，她剪两个男人在耕田，剪白蚕在桑叶上吐丝。夏天呢，她剪西瓜爆裂出一地的红瓢黑籽，剪水井边有只狗在吐舌头。秋季，则是草垛儿堆得一人高，向日葵挤挤挨挨着耷下沉甸甸的头……总之，偶然间所见所闻，不论什么，若是喜欢了，用她的眼睛瞧上几瞧，回到家，坐到北窗下，抽出张纸，剪刀以一个小小的角度横在那里，略停一下，就上手了，就出来了。

剪完了也就随便夹在那里，逢上人来讨花样，她就手拿出，毫不吝惜，人家当宝似的捧在手心里啧啧称奇，她却好似已经厌倦，一双眼睛早不知看到哪里去了。

这么的，开音剪的纸花，或是她传出来的样子，贴到东家，贴到西家，贴到牛栏上，贴到灶台上，红红的，走到哪里，抬头见，低头见，一回头还是见。东坝的男女老少们，不惦记她真是难了。

就算开音是个不会说话的，也不爱笑，但这一点不妨碍一个事实：她是全镇老小的一个宠儿——她这样的乖而灵巧，柔弱而深沉，真是再好没有了。

但人们对她的那种喜欢呢，又是独门独户的，没有交流讨论的可能，毕竟，各人的程度深浅，以及输出方式，那是没办法搞得拢的，只能各管各、各顾各。

就比如，大元和小元。

要说起来；瞧瞧这两个孩子，一样的吃饭睡觉，一样的看伊老师写大字、听伊老师讲道理，偏偏的，长得就完全不一样了。

大元，个子大是大，却也拙得很，打死不多说一句话，打死也考不到个好成绩，勉强念到初三，就毕业回家了。伊老师气得要生病，但看到小元，病症又不治自愈了。

那小元，真是大元的反义词。大元写字像打铁，总累得浑身冒汗，小元写字，倒像打哈欠，完全不费一点力，叫他考第二都考不到，就是到了县中，也只能是第一。还有呢，他那张嘴、那嗓门、那落落大方！全校的演讲、“一二·九”歌咏比赛领唱、元旦晚会的主持，没有小元撑不了的台面。

总之，从县中零星传回来的消息，总让东坝人佩服得很了：这个小元，将来不得了，要做大事情的。接着，再小声跟一句，哎，想不到啊，同一家的，那个大元！啧啧啧。

个人们在嘴里咂半天，相互点点头，眼神用了点力气，朦朦胧胧地体味到一些关于人生际遇之类的东西，却终于说不出一句像样的感慨。

所以，可想而知嘛，这样子的大元与小元，他们对开音的喜欢，就是个东边日出西边雨么，就是个东一榔头西一棒么。

先说大元。大元，用东坝人粗俗的比喻，是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的，可是，要闷屁做什么？大元有笛子。伊老师一开始不乐意大元吹笛子，有点江湖气似的，但有一天，他看到一句话，叫“丝不如竹，竹不如肉”，意思是，从格调上讲，弦乐比不过管乐，而管乐又不及人声。伊老师一想，笛子么，竹，也算是中品了，这跟伊老师所推崇的中庸之道有点接近了，得，由着他吧。

大元获得批准，更加纵情了。他本来就不爱睡懒觉，这下起得更早，借着昏暗的晨光摸索着，牙不刷脸不洗，只是往外走，走过没开门的裁缝铺子，走过湿漉漉的木头桥，走过静无一人的小学校，一直往镇子边上走，走到田地里，走到庄稼深处。

然后，才站定了，摸出笛子来，吹给庄稼地听。他最喜欢那种有大雾的天气，好像有人松松地抱着他。他埋在雾的怀里，长一声短一声地吹，练两支老曲子，再试一支新曲子。吹着吹着，雾淡了、散了，阳光黄黄地散出来，小鸟在地上一跳一跳，他便把笛子收起，回家了。

练得这一整个大早，都是为待会儿吹给开音听。往开音家去的路上，他一直都袖着笛子，不让任何人瞧见，开音父亲跟他打招呼，他笑得硬硬的，笔直着身子进去。

然后，等开音低下头去剪纸了，他才悄悄地拿出笛子，又怕太近了扎着开音的耳朵，总站到离开音比较远的一个角落里，侧过身子，嘴唇撅住了，身子长长地吸一口气，鼓起来，再一点点慢慢瘪下去。吹得那个脆而软呀，七弯八转的，像不知哪儿来的春风在——阵一阵抚弄着柳絮。外面若有人经过，都要停下，失神地听上半晌。

开音却是头也不抬，仍是在剪，但大元看得出，开音在听呢，她的腰更直了，肩膀却松了下来，左手的兰花指儿翘得不那么稳了，特别是到一个高音，她的手会悬在那里等，隔一小会儿才放下来。

并且，大元那笛子里的雾气，也弥漫到她纸上，成了玉米穗子上的红缨络，成了两只青虫身上的露水珠，成了田埂里弯弯曲曲的三行青菜秧。

剪好了样子，跟小时候一样，她让大元替她放好。大元谨慎地用两只手接过，凑到北窗下细细地看。这一看，大元总会一阵

迷糊，头都要昏了，眼睛都要湿了，怎么的！早上他在地里才瞧见的，现在都已经跑到开音纸上啦……他回头冲开音混沌地笑笑，觉得世界上不会再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。星期天，大元不来看开音——这天，轮着小元了。小元从县中回来，半天做功课，另外半天，是待在开音北窗下的。

小元现在说话，学生腔重了，还有些县城的风味，比如，一句话的最后一个两个字，总是含糊着吞到肚子里去的，听上去有点懒洋洋的，意犹未尽的意思。并且，在一些长句子里，他会夹杂着几个陌生的词，是普通话，像一段布料上织着金线，特别引人注意。总之，高中二年级的小元，他现在说话的气象，比之伊老师，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，大家都喜欢听他说话，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“知识”。

不过，在开音这里，他说话的声量比在外面要低得多，因为他坐得离开音很近。这点，跟吹笛的大元不同。当然，小元的这种近，跟小时候其实差不多，就是趴在开音桌子边上看她剪纸呗，但人长大了呀，那张小小的桌子，被他的两肘一搁，几乎就完全满了，开音要继续剪纸做花，没办法，不得不摩摩擦擦地碰到小元了。每碰到小元的袖口或臂肘，开音脸上仍是一平如水，但她的耳朵边上最薄的那一道没骨头的外廓，会慢慢地红起来。

注意到开音粉红了的耳朵，小元也便体贴地暂且停一停，不说话了。

但他不闲着，而是要过开音前面一周所剪的纸样子，捧在手上一张张看，眉头皱起来看，像在复习一门艰深的功课。

他相信，这些透而漏的剪纸，就像被打破的镜子，每一个不规则的碎片里，都有着零碎而清晰的印象，映照出开音每一天的所有情形，她如何起居、如何饮食、如何睡眠——

这么一看，小元感到了不安与不足：开音的日子，真像是

杯清水呀，一望到底，里面连块小石子、小沙子都没有。自然，这是没有错的，但难道就不应当给它增加点什么吗？比如水草或鱼虾，倒影或涟漪什么的。

哦，这个事情，小元想，得让我来做。

至于怎么做呢，小元也一下子就想好了：讲故事。

别看小元肚子不大，只是少年人的那种结实单薄，但他肚里的乾坤，却像是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人了。

高二分班的时候，他选的是文科，这个，是伊老师一开始就设想好的，两个儿子，一理一文，好比是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当然，大元后来跟理科是没什么瓜葛了，但小元，跟文科的这个机缘，真是天注定了。语文、英语、历史、地理、政治，就像长在他手上的五根指头，随便伸出哪一根来，都骨肉匀称、活动自如。自然，对开音讲故事，他是懂得技巧的，就像从热牛奶上撇出奶油，一定是最有营养的那部分，最适合开音胃口的。

这样，每个星期天，小元就不是一个人来看开音了。他往开音的北窗下一坐，同时还带来了别的客人，以女客为主。田螺姑娘、织女、孟姜女、七仙女、白娘子、孔雀公主、崔莺莺和祝英台。

哦哟，这些女客呀，那个痴情，那个热烈，那个出生入死，那个死去活来，把开音听得，不仅仅是耳朵红了，连脖子都红了，连五脏六腑都红了，红得情窦初开，红得爱屋及乌了。她用一双几乎醉了的眼睛看着这个坐在眼前、坐在身边的小元，一阵阵惊慌：他到底是谁呀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，这可叫我怎么办！

偶尔的，小元也带一些男客来，但主题还是不变的，仍是“牛奶上的奶油”。譬如，他这天讲到尾生。“一个有情有义的男子，叫尾生，岁数，跟我差不多，长得呢，也跟我很像。有一天，他跟他喜欢的一个女子，约好了一座桥下见面……左等右等，水涨得越来越高了，但因是约好了的，他绝对不能走开……最后，他就抱着一根桥柱子，给淹进水里，死了。”真，

讲所有这些故事，小元自然是用普通话的，那声音听上去，太动听了。他又喜欢用好词佳句，这是文科生的习惯了，常常会说到“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”，说到“在天愿做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”什么的，开音若眼里露出疑惑，他就停下来，把这个短句的典故以及其所代表的情谊再讲上一讲。这样，说起来是一个故事，实际上，大故事里又嵌着小故事，大意思里又套着小意思，有些复杂而缠绵了。

小元一边讲，开音一边在纸上乱画，有时抬起眼来看。讲故事与听故事的，两对眼睛都湿漉漉的了，跟那个尾生似的，快要被水淹没了。而开音当天的剪纸，不用说，便是“尾生抱柱”了。

次日，这剪纸又到大元手上了——这一点，巧了，跟弟弟小元一样，他也喜欢通过剪纸了解开音前一天的情况呢，不然能怎样？还指望开音说个什么吗——吹笛子之前，他捧在手上左看右看。

他看到一座汪洋之中的桥，桥下的柱子后面露出半张脸来，眼睛黑洞洞的尽力大张着，不是恐慌，而是欢欣，虽则四周的河水，已经淹没掉他的大半个身子。

这是什么意思？大元用眼睛看看开音。开音摇摇头，就是会说话，也说不清楚的。她只是知道，有那么座桥，有那么个人。

大元忽然感到没了力气，心里面什么地方，多出个小得不能小的疙瘩。他想了想，还是取出笛子来。可能吹吹就好了，那疙瘩就吹下去了。开音的父亲，大概算是个心事很重的人，不过不能怪他，不论是谁，有了开音这么个女儿，又有了大元小元这两个客人，没有心事就怪了。但开音父亲，偏偏不肯泄露这一点，总要加以遮盖，不过他那种遮盖法，真是拙得很了。